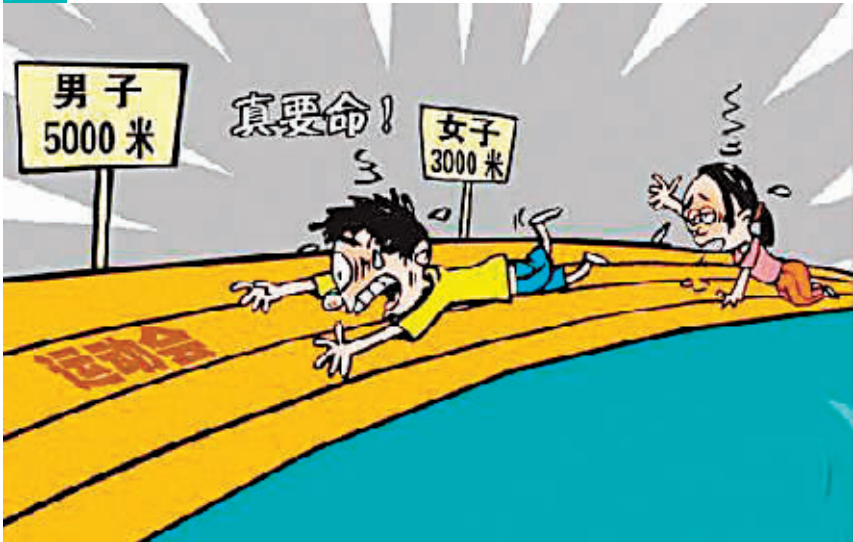


中学生运动会记录“沉睡”40年无人破、高中班里引体向上少有人达标、体育课长跑改短跑……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国中小學生身高、体重等身体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提升,但体质下滑引发“好日子养出弱孩子”的担忧,被广泛关注。



高了胖了,耐力爆发力却弱了

女子800米纪录是1977年创造的、女子100米纪录要追溯到1979年、男子110米栏纪录为1981年创造……据我国东北某省会城市学生体育艺术发展中心的统计,当地的中学生运动会纪录普遍“沉睡”多年,有的项目甚至40年无人打破。

“现在的全市运动会,相当于过去学校运动会的水平,而且成绩还在往下走。”提供数据的该学生体育艺术发展中心主任说。

与中学生运动会纪录多年无人破相对应的,是一些处于低位的青少年体质健康指标。近日,广州市教育局公布的2016学年中小學生体质健康状况抽样结果显示,对比《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抽测优秀率仅2.6%,不及格率

达16.2%,重度近视率为49.8%。

大连某小学一位从事23年体育教学的教师表示,他能明显感觉到孩子们体质的下降。“2000年前后,我带过1993年出生的孩子训练,60米能跑到6秒1,100米能跑到11秒94,现在体校找这样的孩子都很难,100米跑12秒78的就算不错了。”这位教师说。

据中国教育协会体育分会会长毛振明介绍,30年来,包括体能方面的跑、跳、投掷等指标,我国学生体质健康国家标准一直在降。

“这几年从统招学生中挑人进校队越来越难,孩子们个头高了、身体胖了,但耐力、爆发力等身体素质却不如以前。”陕西某高校体育教研部定向越野项目指导教师说。

“三张皮”如何缝成“一件袄”

业内人士表示,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竞技体育相互之间缺乏支撑和内在联系,“三张皮”没有缝成“一件袄”,导致学校体育缺少社会体育的课外支持,竞技体育在组织孩子们普及锻炼方面仍有提升余地。

“体校如何与当地优质教育资源结合,形成权责分明、管办关系合理的教学训练新机制;教育部门如何推进学校开展特色体育项目,将项目文化融入学校的文化和发展中;社会力量如何由‘被动参与’向‘主动参与’转变等,都是完善我国青少年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必须破解的难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部某省会城市体育局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多地体育系统与教育部门并没有形成成熟的人才共育体制机制,难以调动孩子运动的积极性。

同时,源自孩子、服务孩子的青少

年体育俱乐部需要进一步扶持,以激发其活力。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统计显示,我国各级各类青少年社会体育组织有7000个左右,而在美国,仅体操一项就有5000个左右。北方民族大学体育学院教师刘和昌表示,由于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等社会体育组织是民办性质,由体育主管部门支持建设,场地却属于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下的学校,在场地使用、经费支持等方面仍有待探索出激励性更强的政策。

此外,一些家长的观念也需要改变。“我们小时候课余时间踢足球、打篮球都‘玩疯了’,现在的家长却生怕孩子磕着碰着,有的甚至为此找老师、找学校。”宁夏银川市体育总会秘书长丁晓晶说,家长的态度对孩子的影响最直接,他们对体育运动的“看法”,有时对孩子的选择是决定性的。

日子好了,不能养出弱孩子

专家建议,生活水平提高了,孩子不能越养越弱。应加强青少年健康素养和运动技能的培育,整合社会、学校、家庭力量参与,倡导家庭体育,让运动健身真正成为青少年的生活习惯。

虽然今年4月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办法》,但记者梳理发现,不少省份的细则至今仍未出台,多位体育部门工作人员建议,将学生的达标测评纳入学校的考核范围,适当提升体育课比重,探索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下降的地区实行问责。

刘和昌说,青少年正处于人生发

展和行为塑造的关键时期,可构建相关学科教学和教育活动相结合、课堂教育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经常性宣传教育与集中式宣传教育相结合的健康教育模式,以加强青少年健康素养教育和运动技能教育。

西安体育学院运动训练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黄谦等建议,在继续加大力度助推中小学校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的同时,应鼓励体育部门、相关协会、社区等广泛推广亲子、家庭体育运动项目,通过举办家庭趣味田径赛、智慧体育进家庭等活动,让体育运动在社区、家庭扎根。

(据新华社)

连载

闪耀的星群

·市老促会·

同年9月4日,郑少愚奉命驾驶单机侦察敌情,遭4架敌机围攻(从罗店战斗到昆山)负伤。出院后重返第四大队请缨杀敌。

18日上午,敌金子隆司令佐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以38架敌机从安徽、江西边境向武汉悄然飞来,中途故意转向衡阳,而另一队则经鄂东转向重庆广阳坝轰炸,以掩护其主力随后偷袭武汉的目的。

12时许,30多架敌机从安徽起飞,13时逼近武汉上空,藏匿云层之中,仅以11架俯冲轰炸。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和苏联志愿飞行大队(代号正义之剑)联合出击。又一批敌机从摄口、代家山方向杀来。双方殊死冲杀几个回合,第四大队中队长李桂丹被敌人重重围困,郑少愚率领编队救援。敌机阵容大乱,被我分割围歼,纷纷坠落,其余向黄陂、东湖、后湖方向逃窜。郑少愚猛追两架敌机至后湖,敌机欺其单机,回马挑衅。几个回合之后,两架敌机先后被击落,郑少愚座机亦负伤尾旋,他以高超技术驾驶战机安全着陆。

此战持续30分钟,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飞行大队共击落敌机11架(一说12架),郑少愚一人击落敌机两架;中方损失飞机4架,李桂丹壮烈殉国。

当天,中方现场拍摄空战记录,并昼夜加工,于次日公开放映。武汉军民奔走相告,竞相观看,欣喜无比。

随后,郑少愚又参加了徐州、兰州、南昌、马当、九江等多次空战。由于屡立战功,当年晋升为第四大队副大队长。

1938年,在保卫武汉的一次战斗中,因寡不敌众,大队长高志航牺牲,由郑少愚接任其大队长职务,原飞行第四大队遂改名为“志航大队”。郑少愚遵照叶剑英、李克农的指示,率志航大队继续与敌作战,建立了不朽功勋,受到周恩来接见。

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日军集中轰炸重庆、成都及四川的中小城市。

1939年初,郑少愚奉命率第四大队担负保卫重庆的任务。当时,中国空军极其落后,且经两年空战之后,第四大队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不到30架。不仅如此,通讯设施也十分落后,空袭警报多采用地面山头的人工监视哨,发现敌情后用有线电话一站一站地传送。有时敌机故意声东击西,拖延时间或者突然袭击。因此,空军接到的警报不是敌情不准,就是对敌目的不明。飞行员常常是用肉眼在茫茫云海里搜索。有时中方战机刚起飞,敌机就已袭来;有时在空中搜索一两个小时也未发现敌机。

郑少愚率部以绝对劣势对付敌人绝对优势。保卫重庆,一靠战略战术,二靠爱国热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战友和部属对其评价是“公明勇毅,英敏勤劳,每战必先,有功不居”,“没有一个不对他于亲切的友谊之上再加上诚挚的敬仰和爱戴”。每次开会或出差回来,战友和部属们就像迎接久别的亲人那样欢迎他。

1939年1月15日下午,27架敌机从宜昌起飞,其中9架战斗机掩护18架轰炸机,沿长江溯飞重庆。接到空袭警报后,郑少愚以9架战机升空迎敌。双方展开空中厮杀。因浓雾弥漫,敌机投弹后立即逃窜,第四大队击落敌机一架。

5月3日,54架敌机编队,从湘西、黔北绕道,利用太阳光芒掩护,偷袭重庆。敌机组成立体队形,前列3个中队的下方有两个中队,上下相距50余公尺。

郑少愚以9架战机组成3个编队,命令董明德率第一编队首先起飞,接着亲率另两个编队升空。下午一点十分,发现太阳光里有一群黑点,郑少愚立即率编队冲杀过去。仅两三分种,3架敌机先后被击落。同时,董明德也率编队扑向敌群,一阵猛烈射击,一架敌机被击落。董明德亦被敌机火网封锁,加之浓烟弥漫,难以脱身,于是加足马力向敌机撞去,与敌同归于尽。

此次激战持续20多分钟,共击落敌机10架,第四大队损失战机4架。

此后,从5月20日至6月16日的28天里,敌机先后出动1177架次空袭四川各地,被郑少愚第四大队击落99架,伤180余架,敌飞行员死亡203人。

11月4日,54架敌机编队采取合击战术再次空袭成都,结果号称“爆炸大王”的奥田大佐毙命。其余敌机回逃途经遂宁上空时,被守候在此的郑少愚编队截击,5架被击落。

(九十二)